博物典彙

博物典彙卷之十七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將帥

總論將帥

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

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
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荀子孝成王臨武
君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
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
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
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
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
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

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皆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

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篤敬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曰。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

遵。吾令中兒犯法倘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如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宋太祖替命有司為洺州防禦

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相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選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

鎗武舉。其制有長垜、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
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
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
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
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宋有武舉武選。咸
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
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
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范仲淹

言于仁宗曰。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於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劳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

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　富弼言於仁宗曰請延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

附錄史氏曰昔者周之盛庠序之教有射賓

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擇士，賓與以射而爲賢，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於學，干戈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於教，是時也得人之盛，如赳赳武夫，干城好仇，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居則爲六鄉之官，而治比閭族黨之民，行則爲六鄉之將，而總伍兩卒旅之衆，曷嘗有文選武選之分哉

委任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

稷安危而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

歿。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陸贄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馬政

成周馬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蔡氏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

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周禮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陞節。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漢馬政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有龍馬閑駒

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郡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

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所委群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群牧議勒石于監信知監牧爲便且急也熙寧大臣何人哉誤聽曾孝寬之說而棄文潞公之議舉祖宗七十八年經營成之制一旦盡壞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於編戶毋一都限馬五十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而郡縣奇附不一二年而足之天下騷然不勝其擾至煩天子有安石相誤之嘆噫其忍負之乎

夫養馬於民，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聽民畜養，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畜馬，與免二丁，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臣急於爭利，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爾。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焉。市馬於戎，雖不求牧之於官，亦猶食牧之於民，此尚有可言也。愚嘗考之，宋朝市易戎馬之制，始易以銅錢，戎因獲其器；次易以銀絹，戎復獲其用。今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

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不然。元祐變法。更革殆盡。獨茶馬不廢者。亦有謂矣。

本朝馬政

黄氏曰。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散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

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以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馬輅者皆以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委則有騰驤等四衛屬務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

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皇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又曰宋熙寕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戸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者免其體糧草束及折變緣納錢

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

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加故

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

役并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

里社之外別立群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

人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

復備芻餅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假

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

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

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困臥困斃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

教兵

周人簡閱之法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黃氏曰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熾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爲名而教之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

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鐲鐃茇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陣缺一不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非十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之

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飾飾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爲旗物之號使之觀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一其物則習之熟而論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並閱焉又安

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閱之教也○詩序車攻先王復古。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漢人簡閱之法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丘氏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爲八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太初二年。令天子五日之膢也。膢音劉。秋獵以祭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唐人簡閱之法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

爲場。四出。立五表。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墠。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陳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戟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臥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

宋人簡閱之法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于臺下○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言者請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

石入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南河北路，是歲部教士不袒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乃令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請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本朝簡閱之法

國初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

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將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省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本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內臣而神機火器則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

陣法

古今戰陣之法

黃帝制陳法。○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

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

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陳。所

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

所以備物也。虎張翼而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

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

遊車以按其後列。旌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

奇皆出。○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敗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丘氏曰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鸛鵝即物以爲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

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圜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

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即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

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

軍七軍者員陳也蓋陳以員爲體方陳者內員而外方員陳則內外俱員矣故以員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員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

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遞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敝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附錄黃氏曰黃帝五陣則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員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也太公三陣天陣謂星宿孤虛地陣謂山川向背人陣謂偏伍彌縫也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雲虎翼虵蟠龍飛鳥翔也孫子八陣則方員牝牡衝直方宜車輪鴈行也吳起八陣則又有曲直

銳封車廂未軏鶚鶴衝陷之異。孔明八陣。則又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握奇。虎翼折衝之殊。李靖之六花陣。則中軍外軍。左虞候右虞候左二廂。右二廂。而其所謂十二陣者則中爲中軍。外爲遊奕。而以大黑大赤當子午。青蛇白雲當卯酉。左突右擊當寅申。前衝後衝當巳亥。摧兇決勝當辰戌。破敵先鋒當丑未。是爲十二陣之數焉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周禮巾車革路以卽戎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賈氏曰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車僕所掌者五戎之副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輈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

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閒。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爲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鄭莊

公禦戎始多用徒卒。晉中行穆子敗狄始毁車以崇卒。○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殺則爲子揖之請矢可以無殺。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齊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擧乎。○漢衛青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

營。而縱五千騎。往嘗匈奴。○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轉戰而前。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唐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衛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宋魏勝創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護以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

舟師　石虎所采之井霖雨漫之然爲晉漿者必不飲漿作霖雨矣使人所采之井江清漿之然爲美琳春光采酌采作江清也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黃氏曰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河而焚舟亦皆在乎此然亦暫以濟耳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

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

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六軍之法。大翼者。當六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械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僅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

艦至渭河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尙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釆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周瑜敗曹操于赤壁。○晉武帝詔王濬伐

吳。宋太祖命曹彬以浮梁伐南唐。韓世忠敗兀朮于黃天蕩。岳飛破楊幺于洞庭

器械

書禹貢荆州厥貢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內府掌受良兵良器。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質而揭之入于司兵。○考工記函人爲甲弓人爲弓桃氏爲劍廬人爲廬器。○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與賦爲入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

少府至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唐初置軍器監後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為監領弩甲二坊○宋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産財州置都作院○我朝以其事屬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貯○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克敵神臂乃其最也○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有火毬蒺有神機火鎗者捷妙如神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外命內宮監神機

餘蓋慎之也

博物典彙卷之十八

史官黄道周參玄

刑制

有虞刑制

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

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商之刑

夏作禹刑○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

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成周刑制

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

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
愿糾暴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民者寘之圜
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
國不齒二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
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
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
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
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
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

役。其次五月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月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

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縣之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

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罷以財獄訟者
正之以傳別約劑

鄭鑄刑書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晉鑄刑鼎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李悝法經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丘氏曰。刑法之著爲書始於此

漢刑制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定律令。除參

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勑。乃更其目曰勑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勑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勑。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諜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爲

式

皇朝刑制

太祖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三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勑。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

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節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

古者欽恤之道

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漢孝文帝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唐太宗嘗

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

意於刑辟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太宗在御常躬聽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橈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令以爲常後世遵行不廢○王制凡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赦宥之法

周禮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胡因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

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

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

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

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

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丘氏

曰後世大赦天下其原蓋出於此○管仲曰文

有三法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

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馬端

臨川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誅於是遂爲偏枯之物。長姦之門。胡寅曰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援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頒

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

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

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

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

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

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年一赦或一歲再赦三

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

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如

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

敷數而文

典獄之官

舜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丘氏曰此萬世命官掌刑之始○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丘氏曰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

用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周禮少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丘氏曰刑官而以士名則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謂之士師布列於外者在六卿謂之鄉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其所以糾戒令聽獄訟察虛實辯曲直異於刑而爲其要詞以職事而聽於朝而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帝欲當犯蹕者以罪而釋之罰金帝欲當

盜高廟玉環者以族。釋之當以棄市。○宣帝本始四年。詔置廷平。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唐太宗初卽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冑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冑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若順忿爲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

正之。何憂也。○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淳化元年。於法司常員之外。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御史臺置推勘官。皆以京朝官充。○三年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是年始制審刑院於禁中。奏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

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如命論決。○方宋之盛也。有歐陽覩爲因求生。孫立節論情從法。及其衰也。有蔡確深爲煅煉。章惇數稱忠良。

過盜

周人遏盜之法

周礼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士師掌士之八成（見前刑制類）○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

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里唯執節者不幾

漢作沈命法

漢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武帝發兵興擊誅殺甚衆後復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王者皆亦。

龔遂弭盜

宣帝時渤海起盜上選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解散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

賈琮弭盜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

趾刺史靈帝時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流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李崇置樓弭盜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

徐諸州皆效之。

竇儼請立義營弭盜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村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鄉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歐陽修論弭盜之法

宋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

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蘇軾論弭盜之尖

蘇軾言于神宗願別開仕進之門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之也

總論弭盜之策

黃氏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葉適之言最爲切中機要勸之言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亾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敉之心而已故

方其羣起也勿迫以携其心蓋禦虜而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緩治盜而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討之所在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

并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追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衆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

雄之氣脅從汙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方今流寇內訌數年於茲所破之城比比所殺之衆百萬中原塗炭亦已極矣然弭之者未得良策倘得如龔黃之人撫治其地用賓歐之法經紀其事則劫掠者皆吾士著之民而江以北之蕩定可立見矣

馭戎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服周禮九服見前封建類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胡氏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天德之休內中

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疏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札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胡氏曰。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

涉得其吉所謂謹嚴者何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既春秋之旨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亂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晉武帝時郭欽上疏請徙戎○惠帝元康九年江統論徙

戎丘氏曰。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卒如所料。○

唐太宗朝群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欲寘之河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爲君長與竇靜之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爲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豫防之心

○丘氏曰。以今月論之。國初平定元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如一

三穉稚生於丘隴禾稻之中父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己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為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為明鑑者也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

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二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爲中國禍害。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言語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

愼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旅獒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邇無不聽遠無不服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見各以其

所貴寶爲摯。○禮記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

之譯也○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掌四夷歸化朝貢酋渠首領○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

征討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丘氏曰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比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其卒章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綏和之議

左傳襄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丘氏曰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寇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

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修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于逸樂。○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又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錯又言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同。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饑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俱前。材官騶發。矢道同的。下馬

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䌷細婁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

臣愚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過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

叔

守邊周圍之署

詩小序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秦始皇築長城以拒胡○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

甲冑而騎。註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丘氏曰。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漢於邊城其蘭石布渠答爲中周虎落。註曰蘭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武帝時。築五原塞。外則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黃氏曰。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堠烽燧。晁錯傳所謂蘭石渠答

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烟火信礮
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堠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
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
人少而費多。竊以爲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
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於凡舊日
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
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
立爲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爲一堡。使
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爲接應。墩統於堡

堡貌於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於[illegible]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爲總臺數處以次通[illegible]於城中。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烟斜而不能示遠。值霧雨則火欝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爲長竿。分爲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少爲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煅羊角爲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北魏中書監高閭表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

城捍要害之地。且言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省遊運。永得不匱。五也。○唐張仁愿請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

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人。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鎭兵數萬。○宋仁宗時張亢論邊機有五弊。曰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丘氏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鱗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正統以後。分為堡寨日

多。誠有如歐陽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減。而堡寨不可減。乞勑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並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將卒皆可用矣。　又曰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爲之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

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於西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

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朝廷屢置。因已嚴密。但所謂防河奏者尚若闕焉。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謂深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遏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

之鎮遏。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

列屯遣使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秦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

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閭之左一切發之。秦用商鞅之法。月爲卒更。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卒更也。貧者欲得僱更錢以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邊戍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

一吏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文帝時鼂錯言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卒戍。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明帝永平八年。詔減罪係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屢屯增戍。列營置堡。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

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
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
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
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
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
之節度使。○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
頭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
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宋制蕃
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

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堡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黃氏曰。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爲扞蔽。或以爲爪牙。或以爲鄉道。或以爲間諜。顧用之何如耳。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博物典彙卷之十八終